

# 續綱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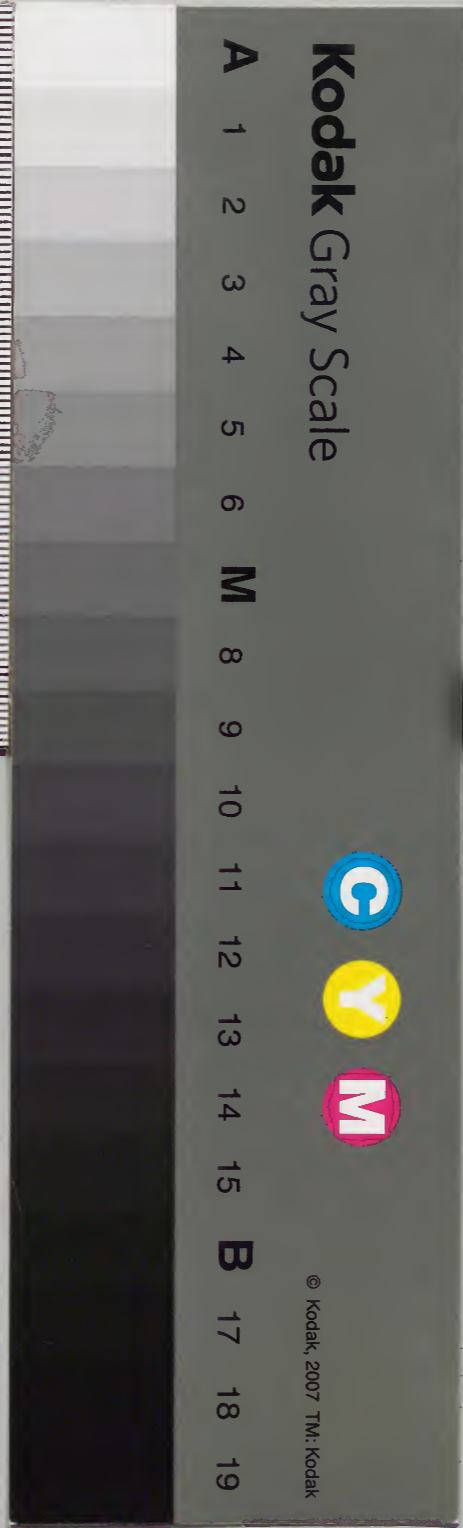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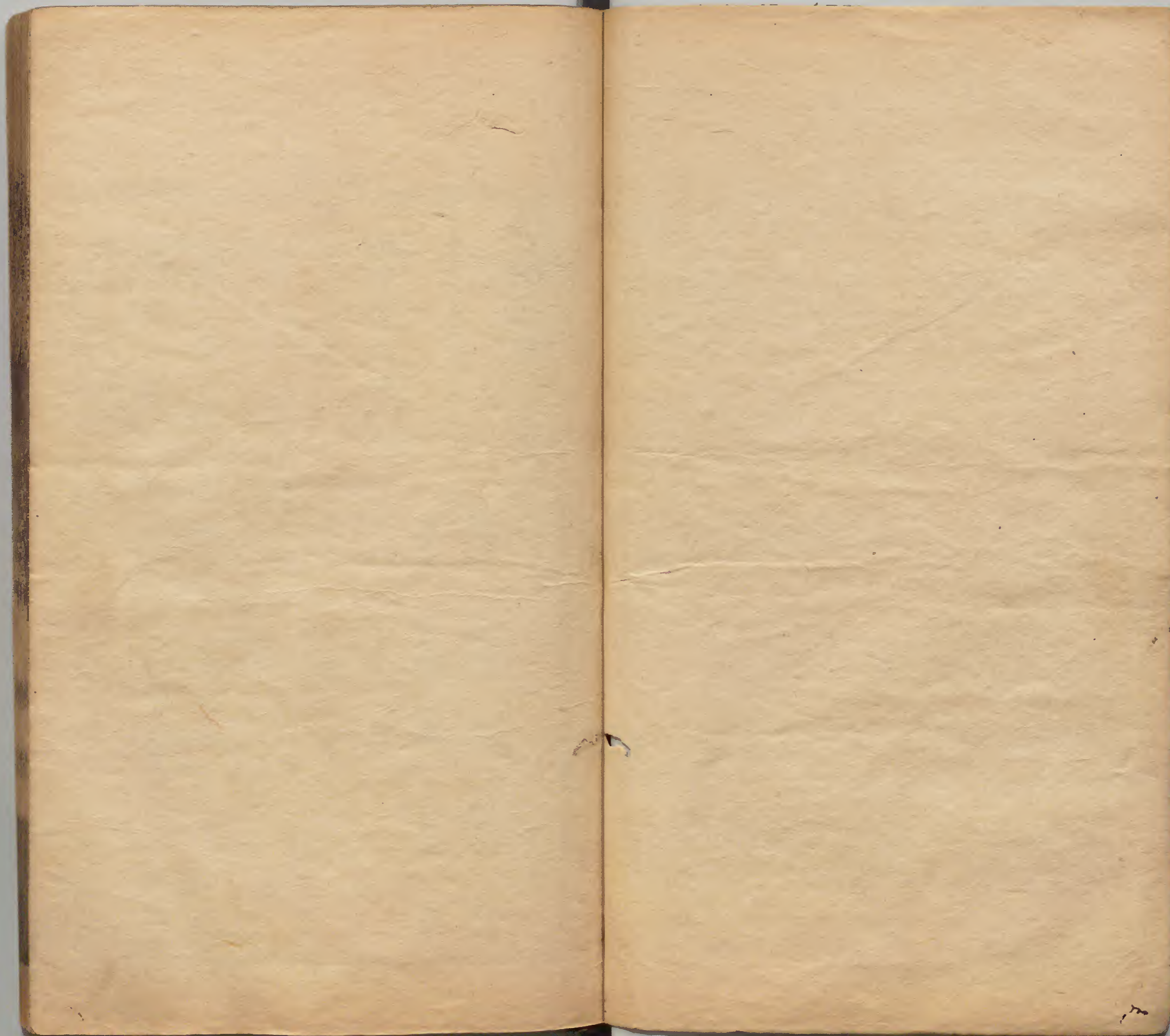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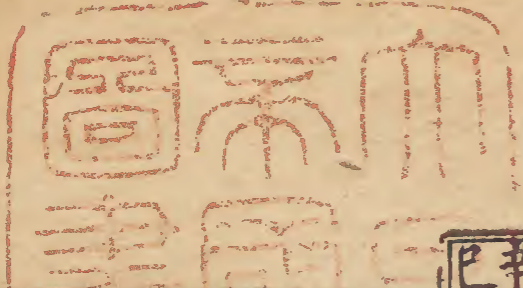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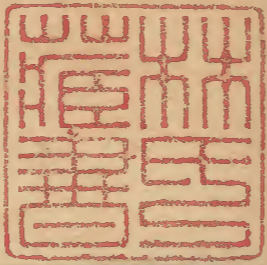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五	四	二
〇	七	一	四
八	七	一	二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五〇七八	二四	六
類	號	冊	架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78	
冊數	24 ( 9 )		
函號	284	9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九

淺草文庫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特泰 廣義

起辛巳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凡十四年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互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後  
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  
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  
為陰中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  
陰謀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  
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  
生犯上之心則災  
異可變為休祥矣

發明 雖不禱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夫以國家將興  
雖不禱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夫以國家將興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九

孽而妖孽自見此無他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故耳時  
方正歲之始赤氣起於夜間善乎任伯雨曰日為陽  
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走為陽宮禁為陰中  
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宮禁陰謀  
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是時外國之女真漸強中  
國之小人浸盛伯雨之言豈不為明驗乎徽宗苟聽  
其言益加惕厲則天變可弭人心可得惜其不足以  
語此即綱目之所書察當時之得失則世之治亂可  
以觀矣

### 高平公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  
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  
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  
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  
然不少屈掌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  
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  
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

賢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之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  
賢地位也王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  
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  
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  
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  
不為己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 皇太后向氏崩

憲欽聖  
憲肅

### 追尊太妃陳氏為欽慈皇后陪葬永裕陵

陳氏帝  
生母也

### 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

遼主卒于混同江行宮年七十孫延禧即位是為天祚  
皇帝改元乾統詔為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  
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尋尊其考昭懷太子濬為大孝  
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妣肅氏曰貞順皇后誅乙辛黨徒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九十一 宋紀九十一 宋高宗皇帝 二十

其子孫於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

###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實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若貧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熱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此行遣以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囑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耶惇無以對

**發明**

章惇動搖中宮毒流海內雖擢髮不足以其罪蓋諫論之契丹議之是不惟國人皆曰可殺

雖夷狄亦云可殺徽宗誠宜加天討而王王誅也蓋大惡不誅無以懲惡大善不賞無以勸善夫何既因衆効僅貶雷州然則宋於小人何惜之深而於君子何棄之速哉綱目書貶章惇若無罪焉者宋用法太輕故書法如此所以深譏之也

**舊義**

章惇罪惡彌天不可勝誅者也徽宗一得正言此大奸之脫距則新服光明神人胥悅顧不俾哉夫何伯雨章之入上猶且逡巡不決必待臺諫諸公極論然後止貶其為雷州司戶參軍足見其無剛果勇決而不足與有為矣書曰真厥終惟其始徽宗其有味于此哉綱目所以月之而削其官者蓋亦代徽宗之斧鉞也

### 三月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離然並進可以致治者

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廣義**

伯雨剛勁不撓君子也曾布依違取容小人也使徽宗移任曾布之心以任伯雨則於初政豈

小補哉然則分注載曾布徙伯雨為度支員外郎而其綱則歸之徽宗者命令出于君而徽宗不得不在其貴也

夏四月朔日食。葬欽聖憲肅皇后。六月罷尚書右丞

**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特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特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以間口以元豐為是則欲賢元

豐之人以元祐為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

罷知顯昌府

**廣義**

純禮大臣也於其罷而分注謂之誣者何耶蓋並立者哉况范公乃君子小人並進之時也豈有邪正

為人之實世稱二疏見幾范公其有愧焉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則爭與爭與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

續通志卷之九

宋史卷之九

四

崇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  
堂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  
勿以無根之言加  
諸至親遂坐罷

秋七月安燾罷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章察同知院事陸

佃為尚書右丞。冬十月李清臣免

清臣與韓忠彥有姻好忠彥惟其彥是聽  
范純禮之罷亦其謀也至是以忤曾布免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籍口未嘗及人曉昧  
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  
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  
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  
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  
數人數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  
許語瓘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  
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嬰然改容信宿出瓘知秦州

鬻

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為秦內小人而外君子  
所以為否苟或君子小人難處則是賢否異趨  
亦難為治蓋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  
子盡去小人獨留然治天下者如人之一身其血氣  
周流則生血氣壅閉則死君者骨肉也臣者血氣也  
任伯雨江公望以論事切直忤曾布而罷官范純禮  
陳瓘亦言事剛正忤曾布而降職則是小人復盛君  
子復衰矣天下為可得而平治哉此君子所以深為  
微宗惜也詳書  
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一歲中罷兩權給事中一右丞一司諫復召一  
巨姦為翰林學士則徽宗初政之失蓋可見矣

十一月以陸佃溫益為尚書左右丞

益初知潭州凡逐臣在其境內如鄒浩范純仁劉奉  
世韓川呂希純呂陶輩率為所侵困用事者悅之

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章貫性巧媚善擇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  
幸乃謂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抗累月蔡京與之游不舍

晝夜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  
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  
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大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  
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  
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  
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發明**

三家城費春秋以為履霜之戒蓋凡事當謹於  
微其微不謹其盛難制是故履霜之時雖未至  
於堅冰而聖人以為堅冰之將至然則幾微之際豈  
非聖人所謹乎司馬溫公曰世之治亂人之窮通事  
之成敗不可以力致不可以數求遇不遇而已矣舜  
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叙禹稷皋陶遇舜而六府  
三事允治地乎自成於乎自蔡京進用而君心漸驕  
矣正人漸進矣小人漸盛矣無益漸作矣夫以小人  
所進雖微所害極大歷觀自古繼世之君未始不成  
於君子而敗於小人也故尚書曰君勿以辨言亂舊  
政周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論語曰遠佞人古之  
聖人卷卷於小人為戒則其教詔來世也亦深切矣  
綱目於蔡京復召而特書干  
冊者其亦履霜堅冰之意云

**廣義**

翰林當以宿儒處此祖宗之垂訓也蔡京奸險  
渠魁豈可居此況乎文苑清高之地嗚呼以宦  
官宮妾之譽者而當是任邪徽宗所  
見若此而他日委身沙漠尚何尤哉

**再詔改元**

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發明**

再詔者已甚之詞也哲宗之時曾布上疏請復  
先帝政事遂改紹聖之號此亦曾布主於紹述  
遂改崇寧之名然則曾布一人而兩朝天子皆  
為所惑布之罪可勝誅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曾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  
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  
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  
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  
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列旁行七  
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自宰相執政侍從臺

續通志卷之九

宋徽宗建中七年

六



諫郎官館閣學校各為一重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  
溫益一人餘不過三四若趙禕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通  
之屬而已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  
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  
武謂非相此人不可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  
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政付溫益益欣然奉行請  
相蔡京而籍其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中央  
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廣義** 徽宗欲相蔡京意什八九又得醜類無恥一策  
益於事也宋室不兢豈無自哉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  
之遷稷尚書而以王觀代為中丞稷數以論事作權近  
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  
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發明** 於戲徽宗至是浸不克終矣欲觀其政事之得  
失先觀其用人之賢否人君用人賢則政事和

平而天下治人君用人否則政事舛訛而天下亂故  
孟子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豐稷以正直而罷戕蔡  
卞等以奸邪而復官則是涇渭不分而是非無別雖  
有天下不可一朝居也綱目據事而特書之則其予  
奪之意亦深切而著明矣

壬午 崇寧元年春正月河東地震

太石等十一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  
止壞城壁屋宇人畜死者甚衆  
**發明** 地乃陰質小人乃陰類地宜靜而震則是陰盛  
災異之來必矣張氏曰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  
懼側身修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脩德災感亦  
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修省者也今而太原等十一  
郡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其異莫甚於此焉宋之君臣  
曾未見其省已責躬之實上下恬然愒不  
之懼豈不深可惜哉特書于冊垂戒切矣

二月太妃朱氏卒謚曰欽成皇后祔葬永裕陵

續通志卷之九

哲宗生母也

### 三月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藤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

發明

慎終惟始哲王所遵閑邪存誠聖人所謹蓋莫難制者人心莫難遏者私欲是以古之聖賢皆防欲於未萌禁茲於將動孔子之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釋經文曰此謂脩身在正其心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也何則欲心一萌終必難制放僻邪侈無不為之故紂為象箸箕子知其必驕後也徽宗初政清明至是警戒爰命宦者製器蘇杭嗚呼陋矣天子器用自有常制曲盡其巧謂之何哉自御器既作而花石禽玩之事興花石禽玩之事興而慕道窮兵之事舉由是小人擅權夷狄猾夏天下大亂浸不能支人君一念之偏其流之弊至於如此所以有天下者

當謹之於微也綱目特書于策者一以見用貫之漸一以見奢欲之漸一以見亡國之漸也其謹微之意深矣

廣義

此亡國之因也書曰始罔罔厥攸灼敘弗其絕此之謂乎

### 夏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讜之士張庭堅陳雍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遂神考之材遂罷知大名府

廣義

此正治亂之機絨興亡之關揆也使徽宗移用曾布者而用忠彥則如金之禍何自而來哉

###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諫議大夫彭汝霖言諸人罪狀已經紹聖黜削案籍俱在但可據

以行不必俟指名彈擊於是司馬光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  
熹曾任執政王觀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  
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  
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  
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  
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社陳祐  
任伯兩陳郭朱光裔蘇嘉鄭俠劉昱魯君貺陳雅龔夬  
汪衍余爽湯餼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熹趙約譚  
衰揚稱陳佺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  
不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得  
官京師倘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材  
尤惡奔兢嘗曰人才無大相遠當以資歷序進少緩之  
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如人大病向愈當以  
藥餌輔養之須其安平苟為輕事改作是使之驕射也  
會御史請更懲元祐除黨佃言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  
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取

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黨籍  
不欲窮治正怨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發明

唐立黨禁而君子潛藏然皆不過數世而天下  
隨滅何也蓋正人國之元氣元氣過絕國能久乎宋  
自仁宗寶元元年書詔戒百官朋黨慶曆四年書詔  
戒朋黨相訐其端雖起於仁宗然亦戒之意非籍  
之之意也徽宗即位繼起於仁宗然亦戒之意非籍  
四十四人官下書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惑小  
人而浸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  
群姦肆虐罔敢誰何獨陸佃一言以揀之其禍少息  
見忤朋邪遂為嚴出可勝惜哉綱目備書于冊所以  
深譏之也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左右

丞

東素與屯田員外郎孫蕃善蕃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  
不勝德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於天子願

助我警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  
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然蘇軾  
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  
言其聚歛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  
中丞遂與曾布比黨建議紹述  
株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 閏六月曾布免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父陳祐甫為  
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然爭辨久之聲色俱  
厲溫益叱之曰曾布上前安得失禮帝不悅殿中侍御  
史錢適言布樓元祐之姦黨擢紹聖之忠賢於是布請  
罷出知  
潤州

**廣義**

布與京同一姦黨也宜其魚水何冰炭乎噫一  
言不合怒氣相加此小人之情狀也聖人曰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信哉綱目嚴於  
去惡故於曾布免不惟月之而又不銜之也

### 秋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下之日賜坐廷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堯帝繼  
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  
之京頓首謝  
曰敢不盡死

**發明**

宰相弼亮天工師長百僚不可以非其人也商  
高宗命傅說曰濟川作舟楫大旱作甘霖和羹  
作鹽梅陳平對文帝曰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百物  
撫四夷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是故精於遴選周  
敢輕忽蔡京以翰林學士承旨尋為尚書丞丞未幾  
擢為右相不過門之九耳安能免折足覆公餗之  
凶乎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鮮不及矣自是以右僕射職拜左揆得君如彼其專功  
烈如彼其卑君心愈驕天下愈亂豈不深可  
惜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

###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  
述之柄狎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  
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  
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千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

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  
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廣義** 嗚呼汴宋之禍始于神宗安石終于徽宗蔡京  
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于徽宗蔡京

下之

章案罷。復罷春秋博士。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  
雍于都城南

蔡京請興學貢士縣學生健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  
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上舍下  
等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  
一充貢士京又請建外學乃詔即京城南門外營建賜  
名辟雍外圓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  
舍內外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  
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  
外學於是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外舍三千人  
**發明** 呂氏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蓋  
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無

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然欽若請  
獨通負釋繫囚丁謂請罷兵撫蠻寇今蔡京入相請  
興學貢士回視欽若丁謂前後一轍與君子處事何  
異惜其既入政府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  
故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若之似忠信行之似蕪  
未始不為小人也然興學貢士之作辟雍本為美事作  
之於所斥正人之爾  
**廣義** 大抵學校之設無非所以明人倫辨邪正分善  
邪而害正以惡而凌善凡人之所不為者京一切為  
之然其建學之舉正以陰為不善而陽欲掩之也學  
者以意逆志則  
如見其肺肝矣

以趙挺之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

商英為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及任翰  
林學士草蔡京拜相制極其褒美故京引之  
**廣義** 書曰以趙挺之而張商英為尚書左右丞分注  
云京引之而其綱若不預京者責在徽宗也

復令進士兼試律。復紹聖後法。九月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群賢貶竄死徙者畧盡蔡京猶未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乘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之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解于先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來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黨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廣義 抑考元符三年夏四月丁酉朔日食之變于時上書者有崔鵬極論章惇之惡既而又有陳師

冬十月蔣之奇罷。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

錫夔夫豐稷陳瓘江公望等相繼論蔡京之奸故京有罪免官至此立黨人碑籍元符末上書者追感諸公故也噫京之此舉固不足以加損于彼而適足以重已之過也書曰作偽心勞日拙京之謂矣

特元符皇后閣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辯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曹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俗之虛美當時物議周已洵洵乃至疎渺小臣詣闕上書忠義無牽于流俗非公議從可知矣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官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陳瓘副使安置夫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辯鴻臚寺主簿

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

發明

復廢者甚詞也孟氏哲宗之後徽宗之嫂况曾  
母儀天下哲宗以非義而廢之舍愈既父徽宗  
已知其枉復其後號此萬世之公議也今因奸黨之  
言遂與復廢之典正諸名分豈有臣廢君叔廢嫂之  
義乎韓忠彥等廢黜既久茲因主復孟后仍為竄逐  
敗官嗚呼正道不行而邪說暴橫天下自此多事矣  
若徽宗者果何以師表百  
王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廣義

神考之哲宗神宗之嫡子徽宗神宗之庶子于時  
無嗣之故傳位徽宗則徽宗受天下於哲宗矣夫  
天下既受於哲宗則哲宗乃徽宗之父而孟后乃其  
母焉况乎孟母之廢實由無罪天下冤之忠臣救之  
今而一聽讒賊之言而復廢之則徽宗乃無母之人  
也嗚呼禽獸尚有母豈有身為中國之主而反禽獸  
之不若哉是知當時天地鬼神之交憤而陰祐金虜  
之疆而假其  
手理或然矣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遼將蕭海里叛女真部節度使盈

歌擊斬之

蕭海里叛遼亡入女真阿典部遣其族人幹達刺至生  
女真約同舉兵盈歌執之會遼主命盈歌討海里盈歌  
募兵得千餘人兄子阿骨打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  
也遂次混同水蓋先是又真甲兵未嘗滿千也及與海  
里遇時遼兵追海里者數十不能克盈歌謂遼將曰退  
爾軍我當獨取海里遼將許之盈歌使阿骨打與海里  
戰海里中流矢墜馬阿骨打執而殺之因大破其黨  
之易與益自肆矣未幾  
盈歌死兄子烏雅束嗣

廣義

遼始弱而蕭海里叛金始強而盈歌能討叛  
臣天豈厚薄于夷狄哉我培傾覆理必然矣

十二月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  
異時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  
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子之語帝詔暴其事

**發明**

甚矣小人之愚弄其君也當時之正人獻可替

為其禍慘矣羅織其罪乃竄昭州然則一飯之德必報

事觀之怒必償小人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義見矣

**廣義**

小人投間抵隙以中傷善類其心無時而不

亦不可防小人計

未癸

二年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  
竄任伯雨呂化軍陳雍蕪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  
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  
溫州張舜民商州馮涓吉州豐稷台州初蔡京帥蜀張  
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  
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發明**

安置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考之分

同日貶竄謂之何哉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黨事

可惡者不但媚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

深惡於此者以其有惡於善人使民不得彼其澤而

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當時之正人恣其

羅織悉陷於罪相繼貶竄死亡畧盡悲夫卒致天下

大亂勢不能支伊誰之過歟小人之過也故綱目一

書并書蓋亦傷時之意焉耳

**發明**

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

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揚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

路改誠為靖州徽為特竹縣

**發明**

蠻夷納土而加官則徽宗好勝喜功之心

可見安得久而不亂乎綱目特書蓋陋之心

溫益卒

誠徽二州蠻納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  
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揚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  
路改誠為靖州徽為特竹縣

溫益卒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四



益仕宦從微至顯無片善可紀至其後謫傳合蓋天性也

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二月尊元符皇后

劉氏為皇太后

宮名 崇恩

復權茶法

茶自嘉祐通商熙寧中李摯提舉成都茶場稍復權法而利復歸于官至是蔡京請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悉仍舊禁權官買勿復科民即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詔從之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其應緣趨附黨人罷任在外指射差遣及得罪停替臣僚亦如之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職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心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廣義

分注云禁元祐學術蓋元祐學術有兒童走卒皆知者有先帝誦其文章而擢用之者有為講官而欲人主親賢士大夫而遠宦官妾者凡若此類皆其學術之正是以施諸政事無往不善特忤安石之奸故各羅竄逐耳噫元祐學術豈直善于宋哉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數君子者何負于宋而鋤治之公公平正大者一觀其禁元祐學術則凡非元祐學術徽宗身死夷狄其亦自貽厥禍也哉

策進士于集英殿

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階深之子而陳瓘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言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賜忱第忱傳兄也又黃定等十八人皆上書邪等上臨軒召謂之曰卿等攻朕短可也神宗哲宗何負于卿等亦並黜之

發明

書策進士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李階黃定等十八人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

以上書邪等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策士以待非常之才而非非常之士若果何取哉吁

**廣義** 蓋聞殺者公論之所在也于時廷試則群賢畢至國論豈有公於此者乎然既賜其及第矣而蔡京復追曩日上書之正與邪者黜陟之何哉跡其心術無非欲新進者之附乎已也嗚呼京雖售奸計於一時萬世公論京其能逃乎

### 夏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

司馬光及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凡十人時又詔毀范祖禹唐鑑及三蘇黃廷堅秦觀文集

**廣義** 文章之用于世猶元氣之運于天地間也彼陰霾妖氛雖欲蔽之得乎蔡京當國未幾而詔毀諸賢文集者其意蓋欲諸賢時磨跡滅聲銷影沉而後已吁使其文章果無繫于世教則蔡京奚能媚疾

之若是哉然則京於諸賢其所以毀之者適所以毀之也京能毀於當時其能毀於後世邪實足以自毀耳之

### 以趙挺之為中書侍郎張商英吳居厚為尚書左右丞安

#### 博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 考之蔡京嘗為翰林承旨於哲宗之世衆論其奸而落職矣京也正當痛懲前日之非變惡為善幸而當國非京薦賢之時乎彼之受其薦者雖以趙挺之之輩而彙征矣然其惡未形能相戒而善則變而為君子矣豈不美哉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亨惜乎京之才識不足以及此

###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波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

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  
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發明**

按劉氏書法除名利有二書除某名者無罪者  
也某除名者有罪者也夫以河南程子接孟氏  
不傳之緒為當代儒者宗師而群奸論其學術頗僻  
素行詭怪則邪說誣民可勝誅哉雖然孔子大聖而  
有叔孫武叔之毀孟子大賢而有嬖人咸倉之沮此  
皆斯世隆替之大機也聖賢樂天之誠抑何為而不  
豫乎綱目特以無罪例書則其深疾  
當世之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矣

**廣義**

伊川既致其仕若無預于宋事矣今亦除其名  
者何哉蓋蔡京既進群小則陰類衆矣况乎伊  
川名尊汚世正猶剝之碩果也碩果不食則衆心預  
戴於君子宋事或可為也今京於碩果猶且食之則  
是通天地間而閉塞焉者也  
讀史者至此寧不為之三嘆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疆而固恩寵俾  
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

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貨更鈔已  
輸錢悉乾沒於是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糜  
商夕濟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  
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繹  
官

**廣義**

自古姦人誤國未有不改作成憲者也况當時  
跳梁跋扈者莫甚於西陲足於邊用者莫甚於  
鹽法蔡京欲固君寵而不顧國脉之  
促其為計甚於鴆毒也可不畏哉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賊韓忠彥  
等官有差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羗人多羅巴奉谿除羅撒  
謀復國趙懷德畏偏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  
廷患衆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  
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  
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  
貫至湟州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

師且至集眾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羗備益弛乃  
與侖將高永年異道而進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  
險要厚擊殺其二子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  
巴與俱遁厚遂被河蘭會路論棄隍州罪貶忠彥為磁  
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隍州罪貶忠彥為磁  
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  
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  
有賤黜

**發明**

春秋宋公寵信闍寺殺世適座君子譏之况使  
國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甚矣胡氏曰猶有任趙  
高以亡秦信恭顯十常侍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  
亦以唐徽宗不知鑑覆車之轍不  
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八月張商英罷**

商英復與蔡京議政不合數詆京身為輔相志在逢君  
御史以為非所宜言且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蔡

司馬光文斥其反復罷  
知亳州詔入元祐黨籍

**廣義**

疑滯豈能和順而長養萬物哉觀諸商英蔡京  
可見矣

**九月始定選人階官**

吏部侍郎鄧洵武言神宗稽古建官既正省臺寺監之  
職而以寄祿階易空名矣今選人七階自兩使判官至  
主簿尉有帶知安州雲夢縣而為河東幹當公事者有  
河中府司錄叅軍而監楚州鹽場者有瀛州軍事推官  
充濮州教授者殺亂紛錯莫甚於此宜造為新名因而  
制祿詔悉更之乃改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  
使防團判官為儒林郎留守節察判官為承直郎書記支  
林郎防團推官為從事郎令錄為通仕郎知令錄為登  
仕郎判司簿尉為將仕郎後改通仕  
為從政登仕為備職將仕為迪功

**廣義**

其人君設官分職莫要於名實之相稱名實不稱  
其為治也皆苟而已書曰始定選人階官者以

見前此未嘗定而此始定之也孰謂洵武小  
人而無是見乎所謂能動人主正此類也

###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頌于郡縣令監司長吏聽皆  
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  
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  
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未  
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發明**

於乎小人之疾忌至是極矣徽宗之昏庸至是  
甚矣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  
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  
以誠心而勿設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  
表裏光明中外遠爾心悅誠服前書立黨人碑于端  
禮門又書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書令州縣立  
黨人碑畧無一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於國而疾之  
深耶分注載石工之言深合道義矧得時行道出於  
安民萬萬者而反蠹害善良哉宜乎分  
注備載以表之也一書再書深惡之耳

**廣義**

安民一石工也尚知國事之非則富時食祿於  
徽宗者皆憤焉無識可知已觀其得罪於後世  
之言非有車然之見者能之乎安民剛王如此使徽  
宗知而舉於微賤之中則有識者皆彈冠頭仕矣又  
矣翅免如金之禍將見回宋狂瀾於既倒不難矣噫  
人才之生無處無之特願人主所尚何如耳孟子曰  
國君進賢如不  
得已可不慎哉

### 高麗與女真通好

女真雖舊屬高麗不相通者久矣會高麗醫者至女真  
還言于高麗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彊兵益精悍  
其王乃通使于女  
真自是來往不阻

### 冬十月置都大軍器所

初知渭州那恕建兵車之議下諸路創造凡數千乘及  
是蔡碩又請製河北五十將兵器及兵車萬乘於京師  
置官以  
領之

十一月遼封耶律淳為越王

淳興宗之孫也篤好文章昭懷太子之得非也道宗嘗欲立淳為太子群臣不可而止遼主即位寵待加厚號封淳越王留守京東

三年春正月鑄當十大錢

自太祖以來諸路置鹽鑄錢有折二折三當五隨時立制未嘗鑄當十也至是蔡京將以利惑人主始請鑄於諸路與小平錢通行于時

發明

立法亡弊其弊尚多立法有弊其弊滋甚宋興以來錢法屢變則有折二折三當五然皆隨時諸路噫錢法屢更民不知遵守矣小人欺蔽之禍可勝言哉故綱目特書以著其失

命方士魏漢津定樂鑄九鼎

帝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復每為帝言方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帝惑其說而制作營築之事興矣至是京客劉昂為大司忠引蜀方士魏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鼎以備百物之象然後均弦裁管為一代之樂制帝從之漢津本荆南人自居蜀師事唐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中與房庶俱被召至京而蔡律已成不得伸所學而退或謂漢津嘗執役於范鎮窺見其制作因掠取之蔡京神其說託之於李良云然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人未之信也

發明

古之聖王珍禽奇獸不足以為嘉祥而時和年豐方為之嘉祥景星慶雲不足以謂太平而民康物阜方謂之大平是時災異頻仍弊政繼作斯民之憔悴益甚天下之瘡痍未安徽宗方且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鄙夫逢迎君意蓋禮樂之事待人後行漢津蜀之方士耳謬舉於朝定樂鑄鼎豈不貽笑夷狄取譏天下乎直書而義自見者此類是矣

**廣義**

徽宗信蔡京引方士鑄禹少作樂謬矣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今徽宗當君臣昏德之季而欲作禮樂則禮樂抑豈為之相哉

### 二月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

**發明**

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冊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初受師尚父冊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先哲王戒飭如此所以終無危溢之行也傳曰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天子無私蓄量入為出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徽宗侈心一動浸不克終以爲國之常儲不足復令天下坑冶金銀悉輸內藏恃其富實而土木金革之事興矣土木金革之事興暴斂橫征之事復作則民不堪命天下豈不從而殆哉直書干冊其義見矣

**廣義**

金銀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民者也烏可輸之無牧野之誅德宗無虞林之富而必無奉天之幸徽宗無內藏之珠德宗亦未必可如金之禍傳曰不仁者以

身發財此之謂歟

### ○三月大內災○高麗侵女真女真敗之

高麗既與生女真通好會烏雅束遺石適歡以兵拘曷懶甸之地下其七城高麗恐不利於已使人請議事石適歡使盃魯往而曷懶甸亦使二詳穩如高麗高麗執二詳穩而拒盃魯不納於是五水之民皆附高麗執女真團練使十四人進攻女真石適歡連破之追入關登水逐其殘衆踰境高麗王懼遣還所俘請和由是使好

### 夏四月罷講議司

詔諸州見行新法文字許直達尚書省其講議司官屬依制置三司條例司例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尚書省復言追復先朝法度以來無慮千百數尚懼講求未盡乞令諸路官司有未興復者各具以聞

**廣義** 蔡京得志之初欲箝制天子即置講議司于都省至是罷之者何哉蓋司以講議名則凡曰公曰私皆得而議之也今京所為皆私而議之者或出於公則必與京矛盾矣意置此司者蔡京也罷此司者亦蔡京也大臣之秉鈞衡不出於公則不無亡人之國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王厚復鄴鄆州五月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

**留後**

厚帥大軍次于湟命高求年將左軍別將張誠將右軍自將中軍期會宗哥川羗置陣臨宗水倚北山谿餘羅撤張黃屋建大旆乘高嶺望中軍旗鼓爭赴之厚麾騎登山攻其北親帥強弩迎射羗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揚沙翳羗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撤以一騎馳去其母龜茲公主與諸酋開城門以降厚計羅撤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為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撤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鄆州羗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鄆州詔加京司空封爵而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力** 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喻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維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廣義** 奸臣固寵榮身未始不以僥倖邊功為事殊不而身亦隕其為身謀也愚矣哉

**置京西北路交子所**

蔡京請置京西北路專切管幹通行交子所倣川峽略立偽造法通情轉用拜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配已而令諸路更用錢引準新樣印製四川如舊法惟閩浙湖廣不行錢引趙挺之以為閩乃京鄉里故得免焉

**六月圖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閣**



**廣義** 抑觀功臣圖形於閣有自來矣在兩漢則有宣  
 帝之麒麟明帝之雲臺在李唐則有太宗之凌  
 煙嗚呼功臣得預於是者豈偶然哉非交城畧地則  
 謀猷贊畫是皆有不世之功無前之績故人君思念  
 不忘所以圖之於既往而勉之於方來也今也徽宗  
 作此顯謨一閣而圖畫熙寧元豐功臣者意安在邪  
 豈不曰熙豐間有功之臣莫加於王安石呂惠卿章  
 惇蔡確之輩彼司馬二蘇歐陽韓富周程張載之徒  
 無足多者以是有功之臣而繪之于閣正欲使我後  
 嗣子孫皆得以恪守成憲國日以富兵日以強而傳  
 之萬世不替矣意徽宗用心若此宜乎遯美漢唐之  
 君而輝耀今古夫何漢唐之君生榮死哀而有宗制  
 之稱徽宗委身沙漠而有昏德之號蓋漢唐之所圖  
 者興王之業徽宗之所圖者亡國之事此成敗之所  
 同以不也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  
 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吏部尚書何執中請開學殿使都

人縱觀

**發明**

嗚呼時丁否運正學不明上有陰柔之主下有  
 陰柔之臣正豐之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  
 戶間其無而反暗者也故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  
 終明極而人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安石以天變  
 象無祖宗不足法入言不足惜愚誰人主又以春  
 秋為斷爛不列于學官其欺天罔人莫此為甚擢髮  
 不為以數其罪也豈非聖門之讐隙乎雖以之配享  
 臆魅猶為不宜况我夫子在天之靈安肯與邪僻小  
 人會於一堂之上而享此非禮之祭哉綱目書以王  
 安石配享孔子乃

**廣義**

嗚呼吾夫子德侔天地道貫古今納污穢疾無  
 所不容自古帝王莫不由之而興齊之而亡所  
 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是也特以有德無位故得專  
 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權觀夫春秋一經斷自聖心  
 起自特筆如化工之妙隨物付形隨事立義此其志  
 也彼左氏浮誇公穀想像紛紛先儒之說皆未能造



者非公平正大之事也良由小人之心欲陷君子而  
難其名必目之為黨人則齊多士皆罹網中而小  
人之私意方遂耳殊不知正人天地之紀伐大也之  
紀則國未有不敗亡者徽宗苟能知此悔過自新可  
也夫何沉溺於豫弗克稍悟惜哉客死五  
國夫乃非天報乎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 小人之害君子直欲其聲銷影沉沒世無聞然  
皆出于此乎嗚呼君子小人義利之  
間學者不可不辨之早而決之力也

秋七月復行方田法。八月許將罷

將居政府十年不能有所建明中丞朱諤收將舊謝章  
表析文句以為謗且謂將在元祐則盡更元豐之所守  
居紹聖則陰匿元祐之所為遂  
罷知河南府謬蔡京之黨也

邦藩疊三州蕃落來降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番納工得邦藩疊三州計二千  
五百里大小首領一百二十人詔本路經畧胡宗回加

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侑為  
西上閤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九月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

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  
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  
官不三歲入翰林  
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  
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  
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  
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歛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  
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  
收糶穀賤則官糶不至傷農饑歛則令民納錢民以為  
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  
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糶本

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  
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  
壞矣

**廣義** 安石變法以羨財而民以貧蔡京變法以羨財  
而國以困姦臣誤國如出一律為人君者蓋亦

致謹於大  
學理財云

**罷科舉法**

時雖設辟雍太學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縣循以科舉  
貢士蔡京以為言遂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其州  
郡發解凡試禮部法並罷而每歲  
試上舍生則差如舉如禮部法云

**冬十二月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廣義** 微宗復封孔子之後為衍聖公者何也無非尊  
敬之也蓋其意以為為敬聖人不若使聖人之  
後綿長與天地相為悠久不亦善乎意微宗尊敬聖  
人可謂至矣獨不思尊敬聖人者止欲行其道也苟

不能行其道則與不尊不敬者等耳惡在其為尊敬  
哉厥後身亡金厲者非不尊敬也不行其道故也

**○是歲大蝗**

**發明** 曰大蝗言其甚也不舉其地為天下記災也人  
謀不滅感召天變微宗以災為玩粉飾太平豈  
不惜哉蓋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  
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何足與論治道  
乎綱目所以  
謹而書之也

**○安惇卒**

**廣義** 安惇以小人致位通顯故于其  
卒而不銜之也不銜賤之也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時甚每進築一城寨  
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  
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  
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

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

四年春正月蔡卞罷

卞居心傾邪一意婦翁王安石所行為至當以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至是京請以童貫為制置使卞言不宜用宦者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卞下求去遂出知河南府

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

發明

童貫前既命監洮西軍今又以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則是邊將大兩皆一宦者專之也直筆書之宋室為無人矣豈不甚可媿哉

廣義

考之汴宋中葉之患莫甚于西邊曩有韓范二公者固不足以當此又况刑餘傷身救麥不分者乎昔晉文公得原問守于勃鞞尚貽識者之笑今徽宗用童貫為諸路安撫使則又甚於晉文之問勃鞞也且乎見鄙於君子以為千古之強

二月以張康國知樞密院事劉逵同知院事何執中為

尚書左丞。閏月鑄夾錫鐵錢

自太祖以來閩蜀陝西多用鐵錢每十文當銅錢一文至是河東轉運判官洪中孚言遼夏以鐵錢為兵器若雜以鉛錫則脆而不可用請改鑄之乃詔置陝西河東河北京西十八監鑄當二夾錫鐵錢

廣義

錢之通于民者便民之用也銅為之者欲其堅久也雜以鉛錫者脆而不可用也徽宗此舉為遼夏設也非便中國之民也綱目書此所以著其垂意邊功也

三月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黎洞王江

繼內附

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苗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

廣義

徽宗一好開邊其臣王祖道即能投其所好以邀功然則為人上者焉可不謹其所好哉

復銀州。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闕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羅儀羅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一有過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發明

賈山曰天子之尊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賞直求善無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魯孝序以言事切直見忤蔡京遂遭竄逐則是當時黜陟之權盡歸蔡京徽宗不過拱手而已豈不深可惜哉然而善言沮抑諛言日聞天下其不至於亂者幾希矣故書竄孝序而以無罪例書其議可見

夏人寇涇源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賤王厚為鄯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敦上京責厚急乃遣第詣保忠還為夏羅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一匹夫以保忠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略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故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畧數萬口與羗酋谿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羗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羗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救御史侯蒙往秦州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囚服聽命蒙諭之曰君輩皆侯伯無庸辱獄吏第以實對獄既具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子玉縊

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羗殺吾一都護而使十  
八將由之以死是自戕其肢體也欲身不病得乎帝悟  
釋不治唯王厚坐迨  
遼降授鄧州防禦使

**廣義**

未幾夏人遂報鄧州之役開邊果何  
益哉此綱目所以辭繁而不殺也

### 置議禮局

初太祖命聶崇義重集三禮圖劉溫叟等撰開元通禮  
景祐中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撰  
大享明堂記嘉祐中歐陽脩撰太常因革禮元豐中宋  
敏求詳定朝會儀注祈禳蕃國喪葬禮總百六十三卷  
帝以為未備置議禮局于尚書省命詳議官  
具禮本末議定請旨以給事中劉昺領其事

**廣義**

蓋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所以辨上下  
而定民志也非天子曷敢議哉綱目特書之而  
備詳其月者亦足以見禮樂自天子  
出也使凡徽宗所用之心若此何咎

### 夏四月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  
侵地及退兵也

**發明**

遼來聘而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  
遼之來為夏求還侵地及退兵則是有救災卹  
鄰之意求通中國之心而能脩諸侯之職者矣故不  
念其舊惡而遂進焉然因遼來聘遣使報之此乃中  
國之正體耳綱目謹  
華夷之辨其嚴矣哉

夏人入寇鄜延將劉延慶等敗之。五月除黨人父兄子

弟之禁。六月趙挺之罷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  
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秋七月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穎昌府為南輔  
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  
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  
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綱目卷之九

宋史卷之九

七

**廣義** 四輔之制其來尚矣周漢皆然其所輔者皆碩德良佐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者也夫豈以屯

還上書流人。八月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

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於王口岩置懷遠軍尋分其地置允格二州又析黎峒地為庭宰二州

新樂及九鼎成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

九鼎成奉安于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帝幸宮行酌獻禮焉各一殿周以垣牆上施埤堦如方色外築垣環之中央曰帝鼎北曰寶鼎東曰牲鼎東北曰蒼鼎東南曰周鼎南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又鑄帝坐大鐘及二十四氣鐘時制新樂亦成賜名大晟置大晟府建官屬九月帝受賀于大慶殿加號魏漢津虛和中顯寶應先生帝之幸九成宮也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隘於外或者以為北方致亂

發明

人君當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威以賢才壯國必驕矜侈侈肆而天下自尊微宗既命漢津定樂鑄鼎至是甫成御殿受賀則其矜已傲物之心可見矣以方士所定之樂以方士所鑄之鼎果何足取而侈大之若是哉分注言帝幸九成宮酌獻至北方寶鼎忽破水流溢於外此非小變也意者北方致亂之兆詎不信然微宗苟能悟此益加砥礪則宣靖之禍或未深見也故書以深譏之

廣義

九鼎何始乎始乎禹禹除水患分別九州任土鑄于九鼎以為萬世之準故後世欲傳功業于悠久者亦必以鼎為未聞以此為聲樂之本也漢律欲歛徵宗故以大禹聲律身度為作樂之本言欲作樂必先鑄禹之九鼎是欲以徵宗方之大禹也意大禹聖人也徵宗愚人也蔡京以徵宗方之大禹也意大禹聖士盡惑君心厥罪局可勝誅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

惟不得  
至畿甸

**廣義**

書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是亦京賊天理暫明  
自惡其奸之所發也然猶止于近地而不得至  
畿甸者又恐衆皆崇信諸賢攻已之惡  
京賊之作偽也味諸綱目義自見矣

冬十一月林摠還自遼

摠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摠摠遂恣情不遜  
人大怒空客館絕煙火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  
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隣生事備除禮部  
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穎州

**廣義**

林摠以四月如遼報聘通好也况古者交鄰之  
道有德則如湯文否則謹夫守禦而已焉可激  
其怒以起釁哉觀京使摠所為則直在遼而曲在宋  
矣曰京之心何心也曰其心蓋欲遼殺宋使然後可  
以興師問罪而已得立邊功也豈從京也哉然則林摠  
何以刑其官惡其從京也

以朱勗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勗俱給事蔡京所京竄  
其父子各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  
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致黃揚三本帝嘉之後歲  
歲增加舳舻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勗領應奉局  
及綱事勗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  
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  
者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扶牆以出人不幸有  
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逮民預是役者  
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斲山輦石程督慘刻  
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  
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  
轢州縣道  
路以目

**發明**

嗚呼自應奉花石之事興而天下大亂矣書曰  
不寶賚人而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徽宗  
玩者漁獵於民雖在江湖不則之淵百計取之必得

乃止民之預是役則破產粥子以供其須而民不堪  
命從可知矣蓋節儉保邦之本驕奢喪國之媒徽宗  
准思適已而不思害民天下壞亂其柰何哉自古之  
君未有長傲縱欲而不亡社稷者後之有天下國家  
之責者當以  
是為鑒焉

**廣義**

徽宗任市井丐兒為此縱欲逆天之事其與隋  
及之手後主之身隕于臺城辱并之中徽宗之命歿  
于金虜沙漠之地天豈有意肆毒於三君哉無乃自  
取之也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三君兼有者乎觀於此則  
南國者不可不預建太  
子而使端人導之也

### 方士魏漢津死賜號嘉成侯

漢津年九十死于京師賜號嘉成侯詔於鑄鼎之地作  
寶成宮置殿以祀黃帝夏禹周成王周公旦召公奭置  
堂以祀唐李  
良及漢津

**發明**

漢津雖為方士然前加虛和冲顯寶應先生今  
復賜號嘉成侯故前史皆書曰卒而綱目特筆  
曰死何哉彼以鄙賤之民奉虛無之教固當從夷狄  
之例也綱目之於夷狄雖其君長亦皆書死况漢津  
乃一民乎

### 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

**發明**

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此固聖賢在位而日星為  
之明潤也為有帝王修政立事而天變屢形於  
上者哉是時徽宗繼統使其果足以任代天子民之  
職則無是矣書彗出西方長竟天而不聞有恐懼修  
省之實未幾弊政大作終於不悟海內愈亂

**廣義**

四年冬用朱勛領應奉局及花石綱于蘇杭州  
其逆理違天也甚矣故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  
長竟天嗚呼天道之  
應捷于影響可畏哉

○以吳居厚為門下侍郎劉達為中書侍郎。詔求直言

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  
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列置日祭京  
見之驚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  
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之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  
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  
沒稍復其官盡還諸徒者

發明

徽宗因星變而能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則庶幾  
有敬天聽言之意矣故夫上書除黨人父子兄  
弟之禁書還上書流人書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書  
毀黨人碑皆所以予其悔悟之心也古之聖賢不貴  
無過而貴改過者其以此耳徽宗苟能自是一新舊  
染遷善戒惡則何天變不消而民心不得哉惜其求  
言未幾而罷求直言戒心未形而邪侈  
復作此其所以終於停亂而不救也噫  
廣義 嗚呼婦制其夫則家道不可成臣制其君則國  
體不可立易曰輿說護  
夫妻反目此之謂賊

三月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敗斥  
群賢增脩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  
不為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為陋至於土木  
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  
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進郡刺史多至數千  
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覩蔡使盈溢遂倡為  
豐身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  
帝嘗大宴出玉琖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忍人以為太  
華京曰臣昔使契丹待玉盤殘夸臣謂石晉時物南朝  
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  
事者甚衆朕畏其言於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  
莫辨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  
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  
生沽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巧  
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善星見帝悟其姦凡所  
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乙官使留京師言者論  
不己中丞吳執中言于帝曰進退大臣  
當全體貌帝為京下詔戒飭言者乃已

續綱目卷之九

宋徽宗崇寧五年

廿

**發明** 蔡京總權用上諛國殄民觀其所為無一而非  
深敗之也見君子之心得惡惡之公矣

**廣義** 徽宗因天變而誤蔡京之姦可謂幸矣故綱目  
於京之免書二月者記其去惡之時也書有罪

者正其為惡之實也然尤謂之免者失討賊之義也

###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  
挺之與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虛氏之事稍稍  
澄正之然挺之亦欲自以為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與邊事用  
畢其說遂亦欲自以為為功直情不顧初蔡京與邊事用  
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  
釁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  
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  
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矣而已  
**廣義** 蔡京窮兇極惡無所顧忌趙挺之深奸極詐故  
違取容一月之間退一小人進一小人則是進

退身瞻皆小人也安望所謂輔尊正救之益哉意微  
宗孤立于上群邪交攻于下譬諸顛木被風而求其  
不小者  
鮮矣

### 三月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廣義** 二月拜趙挺之為相三月罷求直言則知罷求  
則正月因天變而詔求直言三月即罷之如是誠  
天變不足畏矣噫直言既罷則邪說交攻朱之狂瀾  
吾知其不可回矣

### 許夏人平

廢銀州為銀川城罷五路  
經制司徒陶節夫知洪州  
**廣義** 按春秋辨仇釋怨曰平此曰平何惡末也蓋宋  
不能撫馭外夷常欲致怨起釁而又無如之何

然則曰許者其亦因被之所  
求歟學者察之義自見矣

### 夏五月行紀元歷

劉昂所  
造也

### 秋七月朔日當食不虧

**廣義**

日者衆陽之精人君之象當時徽宗猶能置議  
禮局毀黨人碑復謫者籍封太祖之後釋外夷  
之怨封聖人之裔退蔡京之奸行紀元之歷數  
事可觀天道即為之應綱目特書其有以也

### 冬十二月朔日當食不虧群臣稱賀

**發明**

凡書稱者不宜稱也日當食不虧者歷官擇術  
不精失於詳究耳宜慰而不宜賀也說苑曰人  
臣之術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  
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乃其職也夫何因日不虧相  
率稱賀苟有丈夫之志者必於焉而變矣綱目兩書  
日食不虧者所以著其從後無度阿諛諂佞云爾夫

豈無故而  
書之哉

###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  
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欲其說復有用京  
之心然群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  
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  
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成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  
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劉語與居中合帝遂疑  
逵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逵  
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 大觀元年春正月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發明**

小人患得患失之心至是益見矣是以欲知君  
子小人之分當作進退取與之際君子之事君  
言聽計從則就之少有拂逆則去之雖終身勿用畧  
無忿患之意小人之事君黃綠攀附以進之逢迎阿  
諛以悅之雖昏夜乞哀殊無羞惡之心蔡京乞罷相  
位憂心中冲潜令其黨進言京師尋復召用則其奸

續綱目卷之九

宋徽宗大觀元年

五

險之心豈不從可知哉雖然徽宗既識其奸而免復  
因人言而用則徽宗之心卒無定見矣直書于冊交  
譏之耳

**廣義**

去年春三月徽宗既悟蔡京之奸凡京所建置  
一切罷之而以有罪免則徽宗自當進用君子  
蔡京自當羞愧隱遁如是則朝廷清明庶政惟和今  
以政元正月復用蔡京為相則徽宗乃群奸之首而  
蔡京不復知有人間羞愧事者也且元正月為王  
政之始尚書僕射為百僚之綱發政之初而復用巨  
奸則宋事之不濟可知已

○吳居厚罷以何執中為中書侍郎鄧洵武梁子美為尚  
書左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傳計以奉上至損縹錢三百  
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  
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  
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

**廣義**

蔡京既相則所進皆皆具  
類也此而觀之其義見矣

三月趙挺之罷以何執中鄧洵武為門下中書侍郎梁子

美朱諤為尚書左右丞○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家世微亦  
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  
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太乙宮使居中  
不憚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  
經臣沮之於是居厚疑  
京接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特為端王每退  
朝攸適趨局過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  
及即位遂有寵自鳴驪丞賜進士出身拜秘  
書郎歷官集賢脩撰京弄入相遂進學士

**發明**

蔡攸京之長子不學無術以父勢而驟得學士  
是誠籍父兄之勢為羨官者也則同惡相濟而

貴州

宋徽宗

共

名器濫矣一姦未退而復用一姦其弊可勝言哉此  
微宗所以終致禍亂而不悟也吁故綱目特書譏之

###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  
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  
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  
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  
非人  
類歟

**廣義**

聖人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釋之曰德行  
本也文藝末也今徽宗能立八行取士科可謂  
敦本務實之舉有足觀矣但蔡京  
當國吾恐所取者或非其實矣

### 夏五月以蔡疑為給事中

疑以諸生試策梯蔡京且復用即對曰熙豐之德業足  
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紹聖之績述足以永賴不幸  
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言之詔冀以聞至言收實用  
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

而段異意詆誣先烈不以為疑動搖國是不以為  
逆處其未至而絕其原於是擢為第一以所對頌天下  
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  
踰年待從前此未有也

**廣義**

前書以八行取上蓋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  
和也繼書以蔡疑為給事中者何蓋蔡疑所陳  
皆迎合阿附之說其有愧于八行多矣宋之徽宗設  
科取士而所得者皆逢已之惡者也書曰違上所命  
從厥攸好  
此之謂歟

### 鄧洵武免

并妖人張懷素謀反朝士多株  
連者而洵武與少黨連皆坐免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六月以梁子美為中書  
侍郎。朱諤卒。秋八月以徐處仁為尚書右丞林攄同  
知樞密院事處仁尋罷。九月貶待御史沈疇監信州酒

稅竄御史蕭服于處州

蔡京怨劉達會蘇州盜鑄錢獄起京欲陷達婦兄章經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鞫之株連者千餘人疆狎使承死者甚衆京猶以為緩遣侍御史沈疇曰為天子耳目時至蘇即日決釋無左盜者七百入歎曰實平反以聞京而可傳會權要殺人以為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聞大怒賤時監信州酒稅服羈管處州而經竟竄海島

**發明** 君子之所守者義而已不以威武而屈節不以權勢而移心蔡京妄興大獄株連千人而遣疇以服往治苟趨富貴者必附會羅織以成其獄焉君子以為事不合義寧違權要詎肯阿諛以陷人於非法乎觀其所歎之言毅然有守確乎不技是誠輕勢利於鴻毛者矣於戲非明於大義安能言之若是哉然以無罪列書則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夫法者天下公共之理非一人之所得私也今公戒私而開釋無辜且曰為天子耳目司而司傳會權要殺人以為富貴乎觀於此言則其直氣至今凜

稟可謂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矣故綱目不惟月之而及銜之不惟銜之而又地其賤竄者正欲播揚清風以起後人也

故直秘閣程頤卒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顥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柄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允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絢力學不倦頤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作也若絢者吾無疑焉仕終太常博士顥稱其才器可大任又言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顥與劉絢有力為仕終夜書即良佐學問該瞻事有未澈則顥有訛與頤別一年復來見頤問所進對曰但去得一字爾頤喜曰是子可謂功學切問而近思者與游酢楊時呂大臨以文行知名所交皆天下士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



炳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仕為太常博士坐元符

上書和等入編管饒州卒大鈞大防之弟能守其師說

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張載

每歎其勇為不可及仕終陝西轉運從事大臨大鈞之

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擢習三代遺文舊制令

可行不為空言以拂世矯俗仕終秘書省正字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程頤既已削其官矣此猶書

為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

賢人也惜其弗果大用為憾耳雖然其學雖屈於一

其憤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賤

**廣義** 考之伊川於元祐元年春三月以司馬光呂公

春三月服闋除直秘閣紹聖二年秋七月即罷之七年

減其直道事入編管涪州元符三年冬十月徽宗即

位之初復以伊川判西京國子監受俸一月致仕崇

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除直秘閣程頤名然則既除

其名矣今於其卒而不書直秘閣而書故直秘閣者

何哉蓋直秘閣乃哲宗所授不與於徽宗也觀綱目

之書法其義當與晉

徵士陶潛卒例同

**冬閏十月以林摠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東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

震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

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

命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

**廣義** 尚書為百僚之宗樞密為六軍之轄尚書之統

覲夫林摠以怒隣生事被謫居中以後官寵嬖承羞

負乘其何以師表庶官而統御六師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每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語人曰此上意也明日不行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過則稱忠義之士投匭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嶺南

發明

蔡京用事以言為諱而方軫獨論京姦佞然不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非忠臣也軫固知京方得君無恥維祿之以天下不顧也言而不聽則直在苟焉無恥維祿之以天下不顧也言而不聽則直在者既美方軫之愛君又責當時之無人也吁

廣義

方軫上書之言直氣凜然信乎為千古忠義之倡奈何蔡京當國日以虐酷薰炙忠良少有違許遂加貶黜是以有懷者不得自盡無志者舉為斯役朝廷蹙蹙天下淒惶故方軫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所以奮不顧身為徽宗痛言京賊之罪而請誅之也于時徽宗則當大召群臣宣示軫言播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鯁之臣如軫者同致去惡之力也夫何徽宗不以軫言示衆反以軫言示京使京得以大肆其兇流毒于軫故綱目書曰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以見軫之流雖出于蔡京而徽宗不得辭其責矣君子原情定罪則微宗蔡京可謂厥罪惟均者也

十一月朔日食

蔡京以不及所當食分率群臣稱賀

廣義

日者人君之象天之垂戒莫先於斯故書曰嗇無敢以見占先哲王立法垂訓之謹天戒如此今蔡京當國上天垂戒正當啓告徽宗省身克己君臣警

懼改過從新上天必將轉禍為福矣今而恬不知省  
反率群臣稱賀則豈特所謂天變不足畏者哉蓋將  
誣罔上天靡所不至矣孟子曰安其危  
而利其蓄樂其所所以亡者蔡京之謂也

### 十二月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州州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署  
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侏阻文蘭州不令  
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侏殺利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  
南路領庭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  
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  
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  
限地瘴癘戍者十亡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特  
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荏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  
道在既鑿空超取顯羨由是罷恭孫趙邁程鄰相與效  
之邊壤益多故矣

**廣義** 考之祖道以崇寧三年希蔡京意開邊至是召  
為兵部尚書者則是徽宗留意于祖道多矣嗚

呼開邊之臣而得擢顯位如小則凡食徽宗之祿守  
徽宗之土者孰不以開邊為意哉有國者不可不慎

### 涪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珍承州

知涪州龍恭  
孫說誘之也

### 黃河清

乾寧軍言河清逾八百里凡  
七晝夜詔以乾寧軍為清州

**發明** 有道之世雖遇異而為祥無道之世雖遇祥而  
為異何也蓋有是事而有是應則為嘉祥無是  
事而有是應則為災異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黃  
河清得見干綱目若舊史不記君子亦不得附益之  
也然自宋及元歷年既久善政亦多豈無河清而不  
見于綱目是君子於他君皆削之矣獨徽宗黃河清  
元順黃河清則存而弗削緣此二君獲罪於天今乃  
河清是反常也在不脩綱目則為慶祥君子筆之則  
為變異是綱目於宋史舊  
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子戊

二年春正月朔受八寶于大慶殿赦

先是有以玉印六寸龜紐獻者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詔名鎮國寶至是又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

**發明** 易曰豐亨王假之勿憂疑日中傳曰然王者至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矣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古之聖人處豐大之時兢兢如此未聞有逸樂

**廣義** 夫水者動物也於五行所以屬知焉動則濁靜則清宜動而不宜靜清則靜而不動濁則動而

不靜以水性之自然又况黃河亘地飛沙括土奔流到海自古迄今而常濁者以其性之動也譬則人身之有營衛焉未有營衛不動而獲其體之安寧者也且各其地為乾寧于以見乾為君象理所當寧河清者國體不寧之象也然則世有獻河清頌者不知其昧以理歟抑不知其故為是諛佞之說也臣故因綱目所書姑廣此義以俟識者云

之心也徽宗驕矜侈侈肆粉飾太平乃於正旦受寶肆赦誇耀天下國事置之於度外私欲逞之為固然吁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特書于冊深譏之爾

**廣義** 考之分注曰時得良玉工帝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通曰八寶為首秦為無道之國古今以敗亡為戒者莫不以之為首稱苟秦制之合理何為二世而亡然則徽宗之作是寶無非蔡京固寵之謀也觀夫得秦璽于咸陽義自見矣

二月以葉夢得為翰林學士

夢得初用蔡京薦為禮部員外郎京罷相趙挺之更其所行及京再相復反前政夢得入對因言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為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為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日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無乃陛下未有了然於胸中乎帝悅以為起居郎遂進學士

夏五月朔日食○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奏至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易鎮奉  
寧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肯不復開朝廷蔡京不  
悅

**發明**

賞罰人君之大權不以私喜而加賞不以私怒  
而加罰在於義之可否而已義苟當賞不以私  
怒而廢賞義苟當罰不以私喜而廢罰則置黜  
南加蔡京太尉此後州加童貫司則是有賞罰之  
權倒置矣夫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  
但優之以金帛可也况太尉三公之職安可加於京  
徽宗知有京賈而不知有賞罰也豈不深可惜哉豈  
不深可愧哉比而  
觀之其義自見

秋八月梁子美罷九月以林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

左丞

深為中丞時摠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  
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

二人故力引之

**廣義**

是時致位通顯者無非蔡京門人故老同惡相  
濟之徒也林摠余際掩覆其惡即力引之如此  
則知當時立于徽宗之朝者皆京黨也吁徽宗孤立  
于上京黨群劫于下所謂燕雀在堂而母子嘻嘻不  
知棟宇之將  
焚也哀哉

皇后王氏崩

靖謚曰  
靖和

冬十二月葬靖和皇后。安化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

黔南經畧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萬一  
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  
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  
十六州三十三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

賀詔汪蕪黔南  
經畧安撫使

渝州蠻內附以其地為漆州。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發明**

子思子作為中庸開闢聖道澤及後學誠宜以之從祀也然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孔子而以子思從祀孔子則是冠履倒置而胸中之涇渭不明矣詎有安石小人而陞配享之列子思大賢反與從祀之列乎即此一事而觀則其用人行政從可知矣綱目特書適所以譏之也

**廣義**

敬聖人而背其道邪孟子所謂自棄者徽宗之

也謂

五巳

三年春二月南平夷內附以其地為遵義軍及播州。三月張康國暴卒

康國始因附蔡京而進及在樞府宴為崖異時帝惡京專悞除令康國組其姦且許以相京忌康國遂引吳玠

中為中丞執中將論東國東國先知之曰奏事留白帝曰執中今日入對必為京論臣臣願避位所而執中對果陳其事帝怒執中知除川至是康國因朝退趨殿廬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疑中毒云

**廣義**

成湯太甲聖賢之君也仲虺伊尹以謹始之道告之蔡仲忠孝之臣也成王亦以謹始之道勉之何也蓋人情孰不欲善其終然始之不謹而能善其終者鮮矣康國始因蔡京而進已不能謹其始矣始既不謹安能善其終哉觀夫分注載康國之言其亦異乎儕然不識事體者也患在急於進取但得好官不擇是非一意為之噫與其不義富貴而暴卒于待漏院孰若安貧守賤而考終命于蓬蒿之下為愈乎綱目於康國削其官而著其暴卒之實者良以此也

請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申丞盧航表裏為姦播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枯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

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  
貴之利陛下他日受老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  
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  
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耶  
遂奏未狂妄  
謫監信州酒

發明

人臣當以直諫為職人君當以從諫為務人臣  
畏威而不諫則是臣不稱職矣人君拒諫而不  
從則是君不知務矣是時童貫權盛陳禾論之及帝  
不從而起未乃引落帝裾觀其言曰陛下不惜碎衣  
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苟非愛君之誠盡忠之至者  
曷克言之若是哉夫何徽宗惑群小之言受無辜之  
謫則是未能盡職而帝不能知務也賈山曰為人臣  
者盡忠竭誠以直諫主陳禾無愧焉故綱目直書謫  
右正言則其拒諫之非  
曉然見於書法之間矣

廣義

孟子嘗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  
憂人慮陵夷人跋扈皆欲觀鯨中原豈細故哉為徽  
之心即所謂多難興邦殷憂啓聖也當夫徽宗之時

宗者一得陳正言骨鯁之言即當改絃易轍側身在  
行以固國本貪墨者黜奸邪者誅賢者在位能者在  
職士木之工不興膏祀之非不作若然則九夷八蠻  
殆將聞風向化尚何懸陵跋扈者之足慮哉書曰無  
怠無荒四夷來王是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  
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邪道若陳  
未之讜言所謂逆微宗之心者也童貫等邪說所謂  
遜微宗之志者微宗於逆心之言若進鳩毒豈謂  
之語若飲醇醪其與太甲不可同日而語者矣太甲  
安得不興而微宗安得不亡乎綱目直書于冊是誠  
後世人君  
之龜鑑也

夏四月林摠有罪免

集英禮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  
邪禮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  
臣禮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  
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兼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  
辱也帝由是始  
有北伐之意

**廣義** 分注載林樞不識甄益字御史論其寡學俗傲者邪苟於此字而不識則其於理道必槩乎其未聞也故不惟月之而又去其官書有罪者鄙之也

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管師仁同知院事余深為中書侍郎薛昂劉正夫為尚書左右丞

昂與余深林樞附蔡京最久昂至舉家為京避私諱或誤及之輒加答責昂嘗誤及即自批其口

五月流孟翊于遠方

孟翊獻所畫卦象謂宋時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改官名變廢事以厭之帝不樂詔竄之遠方

**發明** 識緯術數之學固非君子所尚然狂夫之言聖人釋焉不聽則已罪之則過也孟翊因畫卦象

而知宋時中微是亦思患預防者微宗不樂竄之遠方方嗚呼過矣縱不能從其改號變事之說獨不能警省於身乎此微宗所以論於危亡而終不能悟也目於孟翊以無罪例書所以怨孟翊也怨孟翊乃

以罪微宗耳

六月管師仁罷○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躬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朝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始疑京故罷

**廣義** 考之蔡京於哲宗之朝為翰林學士承旨以陳師錫等論其奸既有罪免矣於徽宗崇寧五年

二月因彗星見帝悟其奸復有罪免至是又以中丞石公弼御史張克公劾其罪惡免之綱目於蔡京書

有罪免之者凡三皆失討賊也今徽宗於蔡京屢起之屢免之則知徽宗乃罪人之主蔡京實罪惡之魁

矣烏呼蔡京不耻于有罪過以要君微宗又樂于用罪人以縱慾宋之君臣安其危而利其菑者如此寧

不取讀史者之三嘆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蔡京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謂  
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  
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黥然失望執中雖不致若京之  
竊國害民然碌碌常貧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  
攀附致位二府亦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貴  
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  
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 冬十一月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脩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  
旋京師餘威震于群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殿中  
侍御史洪彥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  
法度朋姦設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  
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  
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  
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  
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昶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  
素游慶引凶明林據置政府用所親宋為年尹京等事  
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屏遠方以禦腦

不勝皆報

#### 發明

秦誓曰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  
之殆哉蔡京妨賢病國寡秦誓之長而有之正仁人  
之所深惡者當避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可也夫何因  
衆論不容僅令致仕復居京師則是眷眷不舍姑墨  
一時之議云爾徽宗於一小人愛猶同氣卒致天下  
大亂播越海濱方有悔之心  
嗚呼亦晚矣故直書以深譏之  
**廣義**  
蓋聞致仕者致還其君之事也人臣致仕則當  
今蔡京既曰致仕仍提舉英宗實錄留京師者意其  
名為致仕實為起復之地也小人貪戀權位如此其  
與道合則服從不可則  
止者其賢不肖何如邪

### 罷鑄夾錫錢○禮書成

尋又置禮制局命劉昫討論古今宮室車服器用昏喪  
冠祭沿革制度及更置郊廟裡祀之器為五禮新儀頒

行天

瀘州夷內附以其地為純滋州

庚寅

四年春正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

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夏五月立詞學兼茂科

帝以宏詞科不足以致文學之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黜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

彗出奎婁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彗出奎婁間避殿咸膳令侍從官立言指陳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及不軌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估息侍寵優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略京惡其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嚴刑峻罰脇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疾且早令去國消弭

發明

彗出奎婁其甚矣楊氏萬里曰且夫災者天乎天變之者實在於君心故君心之彗字銷則他無彗字矣君心之景星慶雲出則他無景星慶雲矣徽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十四 宋徽宗崇寧四年

宗能詔直言開失敗蔡京出居杭州則庶幾有敬天  
聽言之心焉苟能從此改過自新則何往而不善惜  
其求言未幾而復拒敗京未幾而復用為可感耳原  
其情不過驕奢一念既後而難遏因物有遷不能定  
主也是以人君當  
防未萌之欲噫

**廣義** 時政闕失莫甚於蔡京之朋奸誤國也百姓  
者或誅戮或流放或竄竄連舒百姓之冤神人之怒  
則上天必有行愛之心始將轉禍而為福矣夫何徽  
宗既識其奸又且使之為尊官居勝境而不投諸荒  
裔以禦魑魅者何哉由其與之心乎意契不忍一日  
釋去朝堂跡其此舉特以公論不容故其  
名雖敗而息不替耳考其真末意自見矣

### 余深羅

深與蔡京結為死黨京既去國深不自安上疏乞罷乃出知青州

###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 廣義

觀分注討妄言拓地之罪則知當時王祖道言  
黎洞王江蠻揚晟免等內附張莊言寬樂等州  
內附者無非希蔡京之意邀邊功以趨利耳豈真有  
所內附哉今以蔡京之敗而群姦因以敗露是亦當  
時之一快也

### 六月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為賢  
帝因人望而相之時又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  
不見明日雨帝喜因  
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 廣義

商英阿附蔡京之徒也其立心操行無以過人  
特以能立異同故時人稱其賢耳方之蔡京稍  
優矣是時蔡京既敗國事一付差勝之人而天意即  
為之改則知當時天厭京賊之醜蓋可知矣不然細  
目何以前書五月敗蔡京而六月  
即用商英矣此而觀之其義自見

賈綱目卷之九

宋徽宗崇寧四年

紀

薛昂免。秋七月罷方田。八月以吳居厚劉正夫為門

下中書侍郎侯蒙鄧洵仁為尚書左右丞。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位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發明**

正皇宜苟立然貴妃乃太后之押班因其善於承順遂正東朝之尊是誠悖禮而亂德也故書立貴妃鄭氏為皇后狗名責實其旨嚴矣

鄭居中罷以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蔡京之免居中自許必得相帝覺之不果用至是復以外戚罷

辛卯 政和元年春三月以王襄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張商

**英羅**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名紹述但借以劫制入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改京所鑄當十大錢為當三以平泉貨復轉般倉以罷直達行鑄鈔法以通商旅蠲橫斂以寬民力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嘗葺升平樓戒主者遇丞相尊騎至必匿匠樓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疎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先使言者論其門下客唐庚竄知惠州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

九月王襄免

坐鴛引近侍也

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續通志卷之七

宋徽宗政和元年

五

童貫既得志於西菴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  
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  
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菴  
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發明**

隆一宦者至微遣之使遼特稱使以書之殆若將  
邊釁亡宋室之端也如前書  
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同意

**冬十月羈管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  
迹杭州蔡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併  
逮治瓘尹李孝壽過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  
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  
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然秋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  
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  
今日語言間也詩黃經臣狂鞫聞其詞失聲太息謂  
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  
告失實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  
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

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  
觀此則徽宗自當恪守祖宗之法一如議者所言謝  
絕良嗣責譴童貫如北武之於西域不亦可乎而  
一得姦人之策若飲其醴何等快心嗚呼徽宗如金  
之禍豈非由於偏聽  
而自貽尹感也哉

壬辰二年春正月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二月復

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干內苑大清樓

夏四月復行方田。○禁史學

詔士毋得兼習史學從監察御史李彥章之請也

五月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

不類帝書者群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  
至使中人揚求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  
矣呂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  
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  
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  
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發明**

禹臯陶不是過也上書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此書  
詔蔡京三日一過也上書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此書  
隆殊不知大奸得路群陰彙進養成亂階悔將奚及  
是亦氣數之使然歟抑亦徽宗之樂禍歟一書再書  
深譏之也

**廣義**

大抵人臣致仕者致還入君之事而無再任之  
義也京嘗致仕矣而又再仕者何徽宗私昵蔡  
京之甚也故於御筆之請畧無所吝而遂其奸計焉  
噫明主之於羣矣猶為之愛惜徽宗於詔制之重  
輕為鴻毛其不亡國者吾未之信也

六月以余深為門下侍郎。秋九月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  
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  
倣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即遂認太師太傅太保  
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  
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  
非三公並宜罷乃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  
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  
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  
尉冠武階然時負既濫朝元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  
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廣義** 書曰明王建邦設都樹后主君公承以大夫師  
長由是百官之設本於祖宗一定之制非後人  
可得而變也今徽宗縱蔡京率意自用而更制官名  
則是祖宗之法廢於一朝矣欲求國之不亡者不可  
也得也

冬十一月受元圭于大慶殿赦

續通志卷之九 宋徽宗政和二年 五

時民間有得玉圭來獻者帝御殿受賀執政皆進秩

**發明**

君人者謹其好惡嚴其政令勿作無益事勿為厲民圖則國本固而天下治反是則政日舛而

今日逆不惟國不可治而天下不可治反是則政日舛而不可治而身且不保矣大觀元年書受八寶于大慶殿故是年書受元主于大慶殿故則微宗驕矜自肆之心益甚矣治天下者以豐年為利賢臣為寶玩戲之物為足以為輕重耶蓋赦乃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數赦則弊生弊生則民慢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苟不行仁政而欲數赦以結人心豈不憂乎其難哉迹徽宗之所為則其崇無益縱侈欲而不無可為之機云爾安得久而不亂乎故有書以著其失

### 以何執中為少傅。十二月加童貫太尉

**發明**

加者不宜加也周禮闈人之說不過使之掌門禁供洒掃而已雖功蓋天下不當加之以爵也

太尉三公之職貴以邪辟及惡德惟其能徽宗以貴官不及私昵惟其賢燕周及惡德惟其能徽宗以貴

為賢歟則無經邦濟世之才以貫為能歟則無輔世長民之德不過養成亂階貽禍天下耳徽宗恐以祖宗之天下而敗壞於闈人之手哉故不曰以而特曰加則其義蓋可見矣

### 蜀夷內附置棋亭州

寵恭孫說誘之也

巳癸

三年春正月追封王安石為舒王安石子雱為臨川伯從

### 祀孔子廟

時新伐成於正月元日舍萊仲春仲秋上丁舍奠以充國鄰國公及舒王配享殿上頌辟雍大成殿名於諸路學州

**發明**

春秋繫王於天其尊無對而公侯伯子男謂之五爵是為列侯自秦政初併天下自稱皇帝後

世因之遂以王封臣子甚失古人稱尊之法也蓋安石邪僻小人王雱陰柔小子擬以春秋之法乃亂臣



賊子之魁桀耳前書以安石配享孔子此又加贈王爵以勞從祀抑不知安石父子何功於聖門何德徽後進而受以至貴之爵子以尊崇之禮哉則是徽宗知有安石而不知有公議也凡直書而貶在其中者此類是矣

### 以何執中為太宰。吳居厚罷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居厚久居政府以周謹自媚雖無大惡可言然一時聚斂者推為首

### 二月太后劉氏自殺

帝以哲宗故曲加恩禮于后而后頗干預外事且以不謹聞帝與輔臣議將廢之而后已為左右所逼即簾鈞自縊死年三十五謚昭懷

**發明**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者也無故何之非然處置得宜防範有法禁交通之漸敢出入途可也行將廢黜彼何能堪况劉氏哲宗之后徽宗

專為太后則名分已不可廢矣今以小過逼后自縊然則徽宗之心何心哉故直書太后劉氏自殺則正名定分而徽宗不能辭其責矣

**廣義**

太后者劉婕妤也其輕浮佻悅嘗爭坐而構正材藝而立之耳嗚呼天下母儀豈多藝者之可為邪然而自殺者必其心有愧作而不可居於人上故也分

注所謂不謹聞者意自見矣

###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鄧洵仁罷。作玉清和陽宮

在福軍殿東奉安道象帝所生之地也

**發明**

作不宜作也作和陽奉安道像則其名義已非正矣古之聖王寧溥於自奉而厚於神人非無益之事費民財不以無益之作勞民力雖宮室之甲飲食之菲奚顧為徽宗置講議司以斂天下之財置應奉局以羅天下之物賞邊功以啓天下之財和陽以竭天下之力日積月累無一而非失人心之

事人心既失天命必離迨至宣和之末始悔而罷之則天下怨入骨髓雖欲改之不可得已故綱目特書以著其奢縱之甚云爾

以薛昂為尚書右丞○閏月改公主為帝姬○五月葬昭

懷皇后○頒新燕樂

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令有司猶之教坊試於殿庭無德還焦急之聲可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

秋八月以何執中為少師○九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

先生王仔晉號通妙先生

僕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像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賈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緘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由是益信

之號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初若不可解者卒應者什八九其門如市京憲大甚願以為戒老志亦謹畏乃奏禁絕之踰年而死汝州人王仔昔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京薦之帝召見賜號中隱而仔昔恩寵寔加朝臣戚里黃緣關通中丞王安中上疏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當責所屬保任宜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言蔡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帝欣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帝曰本欲即行卿章以近天寧節侯過此當為卿能京何知之翰林學士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帝為遷安中翰林學士

**發明** 自漢武崇尚虛無而寵信方士至如藥大李少君之輩或為列侯或尚公主唐憲之寵柳泌皆漢唐失德主之正為左武衛將軍至於徽宗其弊滋甚矣帝殷鑒不遠何以循其覆轍乎蓋由燭理不明故有是過耳剛明之君詐如是哉自此崇尚虛無之心駸駸乎已不可遏矣綱目特書其義自見

廣義

分汪云王老志嘗滅書一封至帝所啓視乃昔  
休咎者大率類此不知果何補於治哉後世尊尚言  
休咎者莫過於邵子然程子有曰吾兄弟二人那得  
許多工夫蓋程子於邵子之學非鄙之也正恐其流  
弊之極有妨於修齊治平故也况淫邪之去邵子萬  
萬者哉嗚呼邪正之在人無世無之猶陽之有陰君  
子之有小人中國之有夷狄每相為之對待特在人  
主好尚何如耳人主好正而正者以進好邪而邪者  
以來苟人主惟正之是好則邪者反見役而為之助  
焉正猶陰之助陽小人之助君子夷狄之  
助中國一也孟子曰術不可不慎信哉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主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綬  
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復是  
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  
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  
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  
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其地建道官名曰迎真作天

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發明

後人欺之欲必自侈然後人侈之何者君子可  
誰以理正百官事非合義則不言言非當理則不發天  
子考父天母地故天子祭天地職分之當為夫天者  
何理而已豈有樓臺重復人物駢雜之事乎蓋由既  
欺其心邪氣乘之而羨瑤之問恍惚如見耳雖然微  
宗以為自見天神詔諭百官而蔡攸鄙夫曲為承順  
是乃微宗於陰陽厭神謂之鬼神安有天之上復有  
清人如世之王公大人者哉此理甚明不足辨者若  
微宗者誠易惑而難曉云爾自是士木神仙之事與  
目特致於亂而後已也綱

廣義

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書曰有典有則貽厥  
天書之妄昭示典籍以為後世之法也况誰誕之辭  
庸人鄙夫之羞道者也今徽宗身居黃屋而其為庸

人鄙夫之不若者何邪其意以為吾祖真宗尚或為之吾今志在紹述烏可以背其道哉彼非不知天神降之為非也直欲聾聵華夷之耳目也故綱目書曰降哉意人心之公庸可欺乎徽宗用天降豈真有天神之耳自欺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悲夫

### 十二月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廣義** 綱目記其月而特書于冊者所以著徽宗用心不端而擇術之不正也

### ○女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

初遼主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遼主密諭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托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彼僮人不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具志且以遼主淫醜不恤國政遂稱其先併傍近族至是節

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遼使阿息保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

**發明** 稱者不宜稱也書自稱都勃極烈所以著其跋扈叛遼之始也求逾年而侵不可制矣綱目書

此亦董牛之措之戒有國家者可不當知所謹哉

### 甲午四年春正月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又置道官二級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發明** 嗚呼徽宗崇尚虛無之心至是極矣拜官階級不過用賢之資耳徽宗龍信方士遂置道階而有二十六級二十六等之號則其無知妄作悖禮滅義之心為可見焉上書求道教仙經下書置道階無一而非慕道之事意苟以是心推之治國則亦何往而不

續通鑑綱目卷之九  
身後元正未區全

善哉大書特書深幾之也

### 夏五月祭地祇于方澤○秋八月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訴藍從熙五人調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欄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間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脩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發明** 宗廟書成慢也宮殿書成費也昔唐堯居帝位薦玉以白繒茅茨不剪僕猶不奢唐堯居帝位

略不盡越席不緣夏禹卑官室而盡力乎溝洫漢文惜一臺之費唐太宗惜一殿之資有天下者未始不戒於節儉而敗於奢侈也微宗之作延福極其華麗雖竭民財力而亦不少卹於乎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今以有限之財恣無窮之費豈不深可惜哉故特書成所以

### 冬十月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微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阿疎為辭稍拒市鷹使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浦家奴習古乃等索阿疎遼主終不許晉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御堡脩戎器遼主使侍御阿息保往詰之阿骨打曰我小國也事大國不敢廢禮阿疎朝貢不施而速逃是主以此字小能無望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賊未已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發渾人知我將舉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發渾人知我將舉

如故不然賊未已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發渾人知我將舉

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徽政  
 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木可婁室闍母  
 等為將而使婆盧火微移額路曲古乃兵九月阿骨打  
 率兵進次寒晦城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  
 人遂命諸將傳捷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謝十墜  
 馬阿骨打射殺之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圖中  
 阿骨打救之免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氣百倍遼軍大  
 奔蹂躪死者十七八散改在別部聞之使粘沒喝及穀  
 神來賀勸其稱帝阿骨打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  
 人淺也進軍寧江州真室攻城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  
 打邀擊盡殪之遼軍司以聞時遼王射鹿于慶州畧  
 不介意唯遣使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  
 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  
 遼人遂引兵環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為兵平  
 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今諸部微之凡步騎之仗糗  
 皆自備焉其部長曰李董行兵則稱曰猛  
 安謀克猛安猶千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  
 發明 舉號而斥各外而秋之也 真遼之部曲是乃臣耳

以臣叛君其罪甚矣君臣之義內外皆然豈以夷狄  
 之故而末滅其罪哉綱目書此亦所以存君臣之分  
 立上下之防也

廣義

夫叛者背其城邑之謂也女真遼之屬國也其  
 朵願於遼久矣特因遼主荒淫得遂其覬覦之  
 心不然亦遼之率服者耳豈可以或叛也哉綱目  
 書阿骨打叛遼者不以夷狄而發史筆之公也

十一月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

遼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群臣議漢人行官副部著蕭陶蘇  
 幹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  
 稍有不便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  
 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蘇幹之謀徒示  
 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司空蕭嗣先為  
 東北路都統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  
 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師衆來禦未至混同江  
 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

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  
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眾繼進遂登岸與  
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  
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  
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  
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  
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聞志遇敵輒潰  
阿骨打進襲遼蕭敵里于幹鄰灤東殺獲甚衆遼人嘗  
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六

發明

聳罪致討曰伐書伐所以罪女真而予契丹也  
迎戰者所以著其抗君之罪也書大敗志遼之

弱也

觀綱目之迹可知矣  
弱之機興亡之迹可知矣

廣義

春秋聲罪致討曰伐書上書十月阿骨打叛遼此  
書十一月遼代女真蓋遼主雖荒淫不道君也

者乎骨打雖強壯有為臣也烏有臣叛君而不加天討  
易師之敗女真之與何哉蓋遼師雖衆行師而有紀律易  
師曰師或與不其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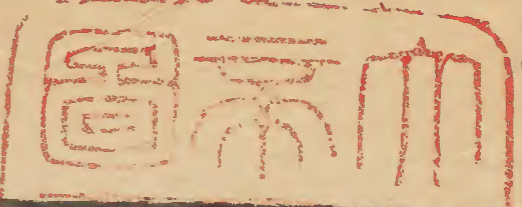
師出以律是也嗚呼此雖人事亦繫于天觀夫遼與  
女真其眾寡不敵也審矣自非大風忽起塵埃蔽天  
而為阿骨打之助于時勝負未可知也是則天於夷  
狄尚能福善禍淫况中國乎嗚呼漢高因大風而殪  
項籍光武因大風而滅王莽阿骨打因大風而滅遼  
人蓋華夷之興亡雖異而天為之應者理則同耳故  
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不其諒哉

十二月遼賓祥咸三州及鐵驪部叛降女真

鐵驪王奚回離保  
降女真未幾逃歸

以童貫為陝西經畧使

環州定遠大首領夏人李訛駭以書遺其國統軍梁  
凌曰我居漢二十年每見糧草轉輸例給空券方春味  
秋士有饑色若徑禱定遠啗手可取既得定遠則旁十  
餘城不攻而下矣我儲穀累歲闕地藏之大兵之來斗  
糧無齎可坐而飽也嗚呼凌遂以萬人來迎轉運使任諒  
先知其謀募兵盡發審穀多凌圍定遠失所藏越七日



訛嚙遂以其部萬餘歸夏夏主築

發明

作官觀之為陝西經畧而邊陲之事與矣徽宗內

力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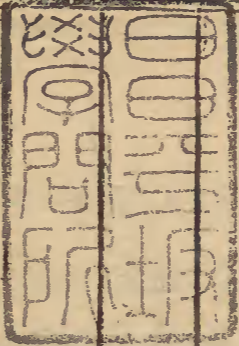
不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

於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

手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

蓋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

之也財力既竭府庫空虛天之災異不足畏國之忠言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九



